

夜空里明亮的光

◎孟婷婷

天气预报说夜间有雨。父亲从地里回来没顾得上吃饭,就赶忙去屋后的小树林。母亲在厨房做饭,打发我拿着手电筒和父亲一起去。好几亩地的大蒜全在小树林里了,大蒜很娇气,不能曝晒,否则蒜皮脱落,蒜瓣儿“龇牙咧嘴”卖不上好价钱;也不能受潮,否则发霉发黑依旧卖相难看。

这么多年,我们姐妹俩上学就是指着这些的。

我给父亲打着手电筒,父亲推着小车走在前面。小树林的西边是田地,它在我很小的时候是一个很大的场院,我们经常放学就在场院里疯跑。然而,不知道什么时候种上了庄稼,还盖了一间厂棚,吞噬了我们童年的快乐,只剩一条又短又窄的小路从田里伸出来,被拖拉机碾压无数次,导致凹凸不平,甚至还有车轮沟壑。

在这条小路的边上一棵枣树撑着身子,撑着很大的树冠。它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很壮了,每年都会结很多大枣,如今更显慈祥。树冠上密密地织着或粗或细的枝条,枝条上无数枣叶铺天盖地,在白天就会在地上留下星星点点的斑驳。有一部分大蒜就被堆成垛状,卧在树底下,像极了个孩子睡在母亲的怀抱里。

父亲打算将零散的几袋大蒜重新垛在大垛上,我想要上手帮他抬,他拒绝了,“不用,不沉,你光拿

着灯就行”。我凑得更近一点,好像这样就能让父亲轻松一点似的。他抱起很大的蒜袋子,腰往后一趁,右腿抬起,抵着蒜袋子,借力把它放在了蒜垛上。松了一口气,他又说,“你别老站一个地方,动弹动弹,有蚊子。”

开始起风了,风从小树林北面吹来,路过小河,带着一些凉意,瞬间就把白天的热吹走了不少,让人一下子舒展开来,想要化成风。那风里还有一些枣花的淡淡香气,扑在脸上,毛茸茸的,挠人心肺。父亲弯下腰去,拉起蒜垛旁边的塑料布,拽起塑料布,在垛角上方用力扬起——塑料布就轻轻落在了蒜垛半腰。那些之前落在塑料布上的枣花也随之洒在了空中,落在大蒜上,落在草丛里,少数散在风里不知所踪。不知道为何,突然想起了苏轼的那句词,“簌簌衣巾落枣花”。

我们转到蒜垛的另一头,父亲又掀起塑料布,很快地盖好了蒜垛,并且拿砖头压实。在雨点来之前,

我们将所有的蒜垛都盖好了,父亲又巡视了一圈,然后放心地说,“走,回家吃饭去”。他拿着脱下来的背心抽打着身上的土和碎蒜皮,这时候我才发现,白天在田里干活时暴起的土和着他的汗水变成了泥一样黏在他的头上,脸上,脖子上,胳膊上,小腿上——抽打不掉。

土地,永远是父辈们生活的全部背景。粮食,永远是父辈们生活的全部内容。他们扎根土地,为我们撑起一片明朗的天空;他们努力种地,让我们踩着堆起的粮食离开这片土地……

我依旧走在父亲后面,打着手电筒,父亲头顶上的夜空里还散落着一颗星子,微光孱弱,寂静无声,在一切的黑暗里显得格格不入,若隐若现,仿佛下一秒就要消失了,然而它却是我手中的灯光之外唯一的光了。

哦,不,还有父亲后背上流下来的汗,在灯光下晃动着亮光。

作者单位:孙耿街道中学

一碗手擀面

◎闫传宝

一九八三年暑假,我高中毕业背着铺盖卷回到家乡,炎炎烈日下的玉米苗还没过膝盖,树上的知了从早到晚嘶叫着,吵得人心烦意乱。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父亲仿佛队长似的安排全家当天的农活,说吃完饭领着我去玉米责任田里耕地除草。他让我用他平时用的那把锄,自己又找出一把锈迹斑斑的旧锄,用瓦片打磨了几下锄刃自己扛着,一前一后我们来到地头,父亲一边示范一边说锄地也是个技术活,要前腿弓起后腿蹬地,双手一前一后握紧锄柄,脚踏实地不能乱动,否则锄松的土壤又被踩结实了,下锄时看清哪是草哪是苗,锄头落地时锄刃略微一转先让一个锄角下地,这样翻起来又快又省力,遇到和苗在一起的杂草,要小心除掉,宁可弯下腰用手拔掉,也不能用锄伤了苗子。就这样我们一人一垄开始锄地,地又干又硬,里面还有许多没腐烂的麦根子,不是锄头下不了地,就是下了地楞不动,或者猛一用力锄头又从土里钻出来,草没锄下来还伤了苗子,不大一会儿我就汗流浹背,双手磨得通红。远远望去,父亲已落下我老远,他光着的脊梁上流淌着汗水,弯弯的脊背在烈日下闪着古铜色的亮光,腰间掖着的手巾随着身体的一起一伏不停地摆动着,锄一段距离父亲就直起腰来,先用手巾擦擦汗,再用鞋底把锄刃上粘的泥土蹭一蹭,然后继续躬身前行。见我落在了后面,父亲就把锄头伸到我这一垄来帮我锄上半垄,一百多米长的地在父亲的帮助下总算锄到了地头,父亲装上一袋旱烟点着,坐在锄杠上吸着略作歇息。

父亲说,这锄头可不一般,是庄户人家的宝贝,你爷爷那一辈人常说锄头上有水又有火,像今年这旱天,你把地耨一遍,太阳虽然把表层的晒干了,但底下盖着的土层却能保住水分,保证庄稼生长,这就叫锄头上有水。如果遇到涝年,你把地紧锄上几遍,多余的水分蒸发得快,土壤透气,庄稼长得快打粮食多,这叫锄头上有火。

父亲抽完这袋烟,把烟袋别在腰间,随手捡了块瓦片,把他那把旧锄头又打磨了一遍,说趁着太阳还不算毒,赶紧再回去,争取今黑天把这块地耨完。这一次我在前面,父亲在后面,有时回头看见父亲正弯下腰往我不小心踩歪的小苗根部培土,像关爱一个跌倒的小婴儿一般。有时父亲会大声训斥我,说你你看你又耨下一棵苗子来,秋后一个大玉米棒子又没了。我气喘吁吁地终于耨到了地头,心中暗喜这一次总算没被父亲落下,可往地里仔细一瞧自己耨过来一垄,父亲却耨过来两垄,一前一后到了地头,不服不行,种地也得下气力才能学好。

天晌午了,我们打工回家,在村头的水湾里洗了把脸,感觉两手特别疼,仔细一看,手上磨出的两个水泡已经破了,正在往外渗着血水。

母亲中午擀的杂面条,正泡在黄面盆里的凉水里面接着。见我们到了家,就一碗一碗盛出来,我确实饿了,就拿了一双筷子端了一碗面准备到门口阴凉处吃,这时一只讨厌的苍蝇与同伴追逐打闹躲闪不及,一头扎在我的面碗里,我心中顿感烦躁,正准备

把这碗面倒进泔水桶里,只听父亲洪钟似的一声呵斥:“这粮食也能扔吗?饿得你轻!没挨过饿不知道粮食金贵,五八年闹灾荒的时候,别说一碗面,就是一根面你到哪儿弄去?我和你娘那时候都经着了,啥没吃过?榆树皮榆树叶这算好的,被人们抢光了就吃榆树叶、棒子苗、地瓜蔓子地瓜叶、嫩草叶子茅草根,弄到啥就吃啥,上哪儿淘换个粮食粒的?槐树叶、槐铃豆子都吃过,苦得咽不下去,可为了填饱肚子活命也得吃,村里人不知道槐树叶毒性大,有好些人吃得全身浮肿,肚子胀得像鼓,能活下这条命来就算命大的了。你念了点书,就矫情了?咱混有了?开始败家了?”父亲说完,把他的那一碗面递给了我,把我的那一碗夺过去,把那只该死苍蝇用筷子挑出去,用开水淘了两遍,挖上两勺蒜泥,把我嫌弃的那碗面喝完,也没再抽饭后烟,直接躺在炕席上歇息了。我端着父亲给的那碗面,在母亲的安慰劝说下,勉强吃下去,心里转过弯来,泪水在眼眶里打着转转,随后又顺着脸颊滴到碗里。

四十年过去,每当我端起饭碗的时候,耳边总想起父亲那一声震耳欲聋的教诲,粮食是万万不能浪费的,更不能糟蹋。有一首娃娃都会背的唐诗叫《悯农》,其中之一是“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只有种过地,挨过饿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到来之不易的粮食的珍贵,粮食是能活命的生命之源,浪费就是犯罪。敬畏粮食,珍惜粮食,保护耕地,珍爱土地,致敬辛勤劳作的田间父老,我们任重而道远。是成千上万的父老乡亲耕种打收获了一粒米一粒粮,他们才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倘若地荒了,粮没了,我们即使有钱又能咋样?西方那些国家谁不会死死卡我们的脖子呢?我们总不能啃几枚硬币充饥饱一叠钞票当饭吧?家有余粮心中不慌,国有余粮,才会百业兴旺万众安康。

作者单位:曲堤街道姜集小学

珍惜粮食 从你我做起

◎马居双

吧,客人走了!我打扫一下就行。”说完,服务员干净利落的把桌上吃剩的饭菜全部倒进了回收车中。又温和的对我说道“好了,您坐这儿就行”。“噢,好的,谢谢!”我也对着服务员嫣然一笑,没有再说什么,心里却感觉哪里不得劲。“爸爸,刚才饭桌上怎么还有没吃完的饭啊,肯定是那家人有钱,要不就是吃的太多了,吃不了了。是吧?爸爸”。“呵呵,你说得对。可我们不能这样啊,你看,多浪费啊!要记得不能浪费粮食,要吃多少要多少。”“嗯,知道了!”孩子乖巧地答道,此时的我不能给孩子讲太多的道理,毕竟她还是孩子,深奥的道理她不明白!只要告诉她是对是错也就是了。

吃完早餐回家的路上,孩子那幼稚愕然的表情

一直在我心头左右。也许我的忧虑是多余的,毕竟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吃穿已不是问题,鸡鸭鱼肉已成日常餐,不再是过年过节才能享受或解馋的时代了!那那不是生活在中国的民众都是衣食无忧了呢?都过上幸福的日子了呢?如果是,那就再看看那些生活在世界贫困地区的民众们吧!看看加沙难民,看看非洲。如果我们对于粮食安全不以为然,大肆践踏和挥霍,会给当代孩子们怎样的一个生存观念。是继续跟随还是知若常记,我不好说,我只希望我的孩子不是这样。粮食是农民辛辛苦苦种出来的,是我们人类生存的根本。没有充足的粮食,何来发展和革新,如何才能创造更高级的文明世界。正如我们的习近平总书记讲的“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悠悠万事,吃饭为大。民以食为天。”一人一粒粮食,14亿人汇聚起来也很可观。不管我们这一代,还是子孙万代,还是要珍惜粮食,节约粮食,不践踏粮食红线,从你我做起,坚守珍惜生活中的每一粒粮食,给孩子一个美好明天生存的真谛!古人且知晓“五谷者万民之命,国之重宝。”难道我们的智慧和眼界还不如古人吗!作者单位: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我就读的一年级位于整所校园的西南角,教室里坐着一年级和育红班的学生。因为妈妈是班主任,所以我跟着她上了至少三年的育红班,等我好不容易熬到读一年级的时候,已经属于班上最资深的学员了,全班上下无人能比。尽管江德宝比我大两岁,但我仍然是他的“学姐”。

在教室里的日子,我总是发呆,盯着窗口的时间比盯着书本的时间要长得多。尤其是在每年的夏初时节,我更是盯着窗外久久不能自己。瞧!那一大片繁忙的景象可比书本上的东西有意思多了。况且书本长什么样,三年前甚至更早的时候我就熟了于心了。此时此刻,教室外忙碌的风景与平日里的门可罗雀截然不同,即使与往年同时期相比其热闹程度没什么两样,但正所谓“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每年打麦场上的风景还是很值得一看的。与学校一墙之隔,从最东边一直到最西边,甚至再往西延长又一个校园的长度,是一家又一家连在一起的打麦场。

那一大片场院在农闲的时候是我们上体育课的好去处,也是学校举办各种大型活动的场所,更是我们孩子上下学的必经之地。这院子,它们成了家家户户各自“安营扎寨”、备战麦收的地方。

打麦场,承载了庄稼人的希望和盼头。他们一大早在场院里泼足了水,之后又各顾各的戴着斗笠,牵着牲口轧实轧平场院。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至今我仍弄不明白到底是先泼的水还是先轧的场,又或许是先轧好了场后又泼的水。总之一句话,成熟的麦子从地里收到场院里,是需要提前营造光洁、平整的打麦场的,而营造打麦场,泼水,轧场更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嗨,不用管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具体是怎么做的,我只需要瞪大眼睛把各种各样的风景尽收眼底。他们的动作很迅速,没等你看清楚弄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有时候只需要你回家吃顿晌午饭的功夫,再回来,便到处都是晒满了带有半米高麦秆的麦堆,就连我们上下学的小路都被占满了,放眼望去,满世界都是。

上小学那阵子,学校是给我们放暑假的。假期里,我们会帮大人干些力所能及的活儿。比方说,看大门、送水、拾麦穗、看场等,像翻场、扬场这样的大活儿我们是做不来的,这些活儿不仅需要力气,更需要技术。麦收的过程很长,大体分为割麦、晒麦、轧麦、扬麦、晾晒等。熟好的麦子需要人们手握镰刀一下下割下来放平、捆扎、装车、套上牲口或亲自拉车把麦子一车车、一趟趟拉回打麦场。整个麦收的过程也是十分紧凑的,没有哪一家敢沉住气、慢条斯理地把粮食收进粮仓。麦收,与其说是收粮食,不如说是抢粮食。和谁抢?当然是老天爷了。那时候,因为科技还不够发达,既没有大型联合收割机,也没有十分准确的天气预报。也许上一分钟还晴空万里,下一分钟便起风了,接着

就是倾盆的大雨,这种情况光我见过的就有好多次,更别说那些以种粮为主业的庄稼人了。有时候,越是麦收的时候,越是天公不作美。面对这种情况,你既不能怨天尤人,也不能自怨自艾,只能认倒霉。所以,天好的时候,庄稼人不敢耽擱,只管埋下身子加油干,一环扣一环,环环相扣,方能最大化地把粮食收进自家瓮里,做到真正的颗粒归仓,然后才能把心咽到肚子里。

八十年代出生的我虽然没饿过肚子,但肉和新衣服却属于过年才能有的“奢侈品”,更别说玩具了。爱玩是孩子的天性,在孩子的世界里几乎没有不能玩的东西。冰糕棍、石子、跳绳、沙包等等,这些都是能带给我们无限乐趣的宝藏级玩具。承载了麦收任务的打麦场,一旦完成了它的使命,闲置下来的时候又被我们不可错过地利用了。翻回头,爬麦秸垛、比赛跳高等等,在打麦场里,每个孩子都能演绎不同版本的“大闹天宫”。打麦场承载了孩子们童年的快乐,也维系了人与人之间的亲情、友情和爱情。

属于我们家的耕地不多,为数不多的那一亩二分地的粮食根本不值当的我家为此专门营造一个打麦场。所以,每逢麦收时节,我家和村西头的周舅爷家共用一个打麦场。他们家人多地多亲戚也多,我们家的那点粮食很多时候会被他们捎带着就收完了。为此,爷奶们很感激他们,总是跟他们保持着很好的互动。济南的大姑捎来了什么好东西,总是让我们几个孩子给他们送过去。他们逮了鱼和虾,或是树上结了什么好吃的果子,也会给我们送来。俗话说得好,远亲不如近邻,因为两家处得和一家似的,在村里势力薄弱的我们,底气也好像足了很多,孩子们说话越来越硬气了,吹牛也越来越大胆了,就连打架这种事也敢跟着掺和了。孩子们的世界,有时候就得是肆无忌惮的。

小姑父在麦收的时候经常来家里帮忙。回城的时候,看见我在打麦场里和其他小朋友玩,便问我,跟不跟他去城里。我放下手中的石子,站起来很炫耀地拍拍身上的土,对小朋友说:“我不玩了,小姑父让我去他家,小姑父买了很多好吃的等着我呢。”那时候,表弟还没有出生,下班后的小姑和小姑父会带着我把整个老城街逛遍,好吃的东西更是毫不吝啬地都买给我。

如今,我已进入不惑之年,往事如风般成为过去,唯有儿时的记忆还时时萦绕在脑海。像打麦场一样,承载了我们这代人美好记忆的还有许多发生在田间地头的小故事,再说深些,那沉甸甸的谷子、白花花的棉花、长在路边的野葡萄、结满果子的山楂树、一望无垠绿油油的麦田……甚至每一个关于粮食的物件,都镌刻着我们童年的点点滴滴,看见它们,便让我想起从前,而我呢,仿佛也还是那个没长大的孩子。

作者单位:济阳区粮食和物资储备中心



“关于粮食的故事”
有奖征文选登

投稿邮箱:jyqxxwzxycc@jn.shandong.cn
截止日期:2024年10月25日